

【作家面对面】



【作家简介】

高建刚 诗人、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原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院长、《青岛文学》主编。作品见于《诗刊》《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中国作家》《十月》等,入选多种重要选本。著有诗集、小说集等多种。曾获“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等多种奖项。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
像一个辛苦的油漆工
用砂纸磨呀磨
天蓝了
云白了
叶儿黄了
哦,我的秋天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
像一个厚道的老木匠
用木锯锯呀锯
夜长了
昼短了
叶儿落了
哦,我的秋天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
像一个山区的老伙夫
把风箱拉呀拉
苹果呀
麦子呀
枣都熟了
哦,我的秋天

高建刚：用童心洞见澄澈灵魂

青岛作家高建刚的儿童诗集《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也是该社图书品牌“小溪流名家童诗坊”中的一本。《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是高建刚的首部儿童诗歌集,书中收录了诗人近年来创作的72首儿童诗,内容涵盖自然、生活、成长、爱等多个主题。在他的笔下,成人的滚烫灵魂和纯粹的天真童心碰撞着,谱写出一曲曲朴素动人的童年之歌,是诗人寻访生活美好、唤醒诗意灵魂之作。

拓展个体文学创作范畴

就高建刚的个体创作经历而言,小说与诗歌是他文学创作的两大领域,此前的作品,如小说《眺望》《忐忑》《陀螺大师》,以及诗作《我等候的人没来》《那是藤椅中的我》《时间上的螺丝》《夕照渐逝》等皆是不凡之作,但是儿童诗歌的创作“原本仅仅是一个拓展,一个写作之余或者间歇的创作”,却引发巨大反响。

谈及儿童诗歌的创作,高建刚坦言,自己在写诗的道路上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前的一首诗作《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发表在《儿童文学》杂志上,同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首“具有童心的创作”,“《儿童文学》是一本专业性的儿童文学杂志,有着严苛的选稿标准,这的确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高建刚坦言,青岛的儿童文学正处于非常好的状态和发展时期,本土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成绩斐然,且形成了群体现象,“我也有意在此领域拓展小说、诗歌的创作和实践。”

但是儿童诗歌的创作,与成人作家所熟练的写作方式不同,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国海洋大学驻校作家何向阳所言,童诗以一种极简的语言表现哲理性,是一种朗朗上口的音乐性的表达,很考验作者的艺术才能。“极简主义是最难的,它要凝缩成三五句、四六行,把整个心灵放进去,这不仅是语言的极简,而是为了孩子的宁静心灵全面做减法,把蒙蔽了我们心灵的一些灰尘去除掉,直到减出那个钻石。”对于一位作家而言,相当于开拓了全新的创作领地,“高建刚从现在这个年纪开始写童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历经岁月沧桑,仍能用童声歌唱。我觉得童诗是诗中之诗,他的业炼或者说对一个诗人的考验是严苛的,不是每个诗人都

能写出童诗,而能写出童诗、写好童诗的诗人,是诗人中的诗人。”

留给未来的“审美种子”

谈及儿童文学的写作,高建刚更喜欢将“文学是它的身体,童心是它的灵魂,方向是它的生命”作为创作准绳与追求目标,他更期待着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能够建立起一种当代的观念,“成人作家,写给儿童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写不好就是一种冒险。同时,童诗也提供了思想上的启迪,哪怕是成人读者也能够从中获得美感和情趣、思想和哲理,继而提升艺术审美。”高建刚坦言,儿童诗歌的创作,语言形式上是简洁的,但其内涵又是丰富与多彩的,就好比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寥寥数笔,却是何等的气势与壮美;还有爱因斯坦的能量守恒定律,宇宙万物,纷繁复杂,他却用大道至简的 $E=mc^2$ 进行注解。“在孩子的眼中,他们会为一片树叶的落下而悲伤,也会为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赋予万物皆有灵的奇妙视角,孩子们的眼睛澄澈且清灵,写童诗、读童诗,也是成人们唤醒童心,用听觉的、视觉的、味觉的感官重新感受生活的至纯时刻。”

于是,在高建刚的笔下,写给孩子们的作品与成人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早前的诗作《深夜,大风中的一听空罐头筒》与此次童诗集中收录的作品《风累了》同样是写风,前者是给成人世界敲响的警钟,那是被人类蚕食的动植物的尸身:“有时,它发出动物的哀鸣,/有时,发出植物在风中的尖啸,/有时,发出阵阵婴儿的啼哭/然而,人们都已入睡/它用最后的挣扎/等待着一位拾荒者/一脚将它踩成硬币”;而在《风累了》一文中,“躺在树上/睡了/它在做梦/想去遥远的大草原/寻找牛羊”,此时的风不再是空气的自然流动,它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徜徉,有着对灿烂、热烈的自由奔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张炜对于高建刚的这部儿童诗集给予了高度评价,“一部好的儿童文学著作,应该有一部分是留给未来的,它不光是给孩子眼前的阅读快感,而是像一粒文化的、文学的、审美的种子,深深地植入孩子的心田。”张炜认为,高建刚这本书就做到了这一点,“一次小小的拾穗,实际上是田野的歌唱,大自然的回响,它能迎合孩子们的心灵,一定会在孩子的记忆中留下来,无论是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还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的都市孩子,他们都会有一种向往、亲切感。”

特别关注

在城市中发现 儿童文学创作的美学主体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于高建刚的首部儿童诗歌集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本诗集既是有趣的,也是有意义的。”它有着极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激起儿童的情感共鸣;它的体式是儿童诗,但是又融入散文、小说的写法,内涵上富有深意,读后余味无穷。

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温奉桥认为,高建刚使用了童诗的“元语言”,主题的表达具有超越性,开阔了表达视域,提升了诗的主体的审美性、艺术性。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朱自强认为,高建刚的童诗让人产生巨大共鸣,于平凡事物中发现非凡之美,在当今时代弥足珍贵。“诗的意象非常独特,有难度、有高度的诗歌美学,给人以强烈感受,这是一种久违了的诗歌审美愉悦。”

青岛文学馆馆长、青岛文学史家、文艺评论家臧杰则从儿童文学发展史的视角评价了高建刚的诗作,他认为,高建刚儿童诗的写作是和他现代文学创作脉络一脉相承的。他在城市中发现儿童文学创作的美学主体,“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其次,他用了现代诗的手段去处置儿童诗,还有典型的空间创造,“这些方法其实都是现代诗歌写作的方法,他把原来以真善为主体的儿童诗的空间拓展成有余戏的、有声感的、有结构意义的创作。”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青岛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心成员李莹表示,高建刚儿童诗集《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逸出了作者以往文学创作的文体类型惯性,探索新世纪儿童诗的写作样式与思想内涵。作者选取了蟋蟀、蜜蜂、蝴蝶、风筝、手影等具有童年怀旧色彩的意象,追忆童年生活的美好、质朴、纯真的同时,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当下与永恒之间、近旁与远方之间进行思辨,以此作为质疑、反思现代性意义的一系列问题的装置,其充满时间艺术的文学尝试为新世纪儿童诗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经验。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出版社供图